

# 中原青年农民生育观念研究 ——基于豫西田野调查

王磊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北京 100732)

**【摘要】** 文章结合2002年全国居民生育意愿调查及河南省农村居民数据分析结果,应用2009年末豫西农村田野调查中的质性访谈材料,研究中原地区深山村、丘陵村和平原村这三类农村中青年农民的生育观念。研究发现,受外出务工经历的深刻影响,青年农民的生育观念徘徊在传统与现代的交界。在城市务工时,受城市现代生活氛围熏陶,生育观念偏重考虑自身个体和小家庭的发展;在农村家乡时,重新受到传统生活环境的浸润和村落家庭生活竞争观念的熏陶,生育观念回归传统。

**【关键词】** 生育观念; 农民; 青年; 中原

**【中图分类号】** C9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0040(2012)01-0047-06

生育观念包含生育需求、生育理想和生育意愿三个层次。生育需求可分为精神性需求和现实性需求,其中精神性需求包括终极意义需求(生命意义)和情感需求(天伦之乐),现实性需求包含祭祀需求(传宗接代)、社会需求(社会责任)和生存需求(养老送终)。生育需求与生育意愿之间的层次是生育理想,生育意愿最为接近生育行为。生育理想和生育意愿都包含三个维度:生育的数量、生育的子女性别和生育时间。这一点遵循生育的三维性:数量、时间和性别。<sup>[1]</sup>生育观念研究的最终着眼点是生育行为,历史和现实原因导致农民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是研究的焦点。

## 一、中原农民生育观念研究的回顾

中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中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源流。中原农民生育观念具有典型性,研究中原农民生育观念,尤其是研究处于生育

旺盛期的青年农民生育观念,有利于深刻理解中原地区农民生育行为。中原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本文取其狭义概念,专指河南省。以下简要回顾并分析中原青年农民生育观念的实证调查。

### (一)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原青年农民生育观念

1986年,河南汤阴关孙庄村的调查表明,青年农民生育意愿状况是:生育性别和数量上看,无论子女性别,只意愿生育一个孩子的占13.2%,想生两个孩子的占71%;生育目的上看,养儿防老占60.5%、传宗接代占19.3%、多要劳动力占10.5%、多子多福占9.6%。<sup>[2]</sup>生育两个孩子以达到养儿防老和传宗接代的生育目的是传统生育观念的基本特征。

### (二) 21世纪初的中原青年农民生育观念

1. 2002年的调查。对2002年的全国居民生

**【收稿日期】** 2011-09-16

**【基金项目】**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重点课题“中原青年农民生育观念研究”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王磊(1981—),男,江苏宿迁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人口学博士,主要从事人口与社会发展研究。

育意愿与生育行为调查中的中原青年农民数据<sup>①</sup>分析表明:(1)青年农民的生育需求中,现实性需求显著大于精神性需求,现实性需求占到73%。现实性需求中,养老送终与传宗接代需求共占到现实性需求的85%,养老送终需求最高,传宗接代需求次之(见表1);精神性需求占到27%,其中情感需求比例最重。(2)青年农民意愿生育数量上看,如果不考虑计划生育政策,想要两个孩子的比例超过70%,平均意愿生育数量为1.93个;

如果考虑计划生育政策,想要生育两个孩子的比例为62.6%,平均意愿生育数量为1.66个。无论是否考虑生育政策的限制,意愿生育数量为三个及以上的均不到9%,九成以上青年农民意愿生育数量没有超过2个(见表2)。(3)从青年农民意愿生育性别构成上看,意愿生育一儿一女的比例高达68.4%,儿女双全特征明显;意愿生育儿子的比例达到91.3%,意愿生育女儿的比例达到81.7%,儿子偏好特征鲜明(见表3)。

表1 2002年中原青年农民生育需求分布情况表(%)

生育需求	精神性需求	终极意义需求	生命意义	7.5
		情感需求	天伦之乐	19.5
	现实性需求	继嗣需求	传宗接代	26.9
		社会需求	社会责任	10.9
		生存性需求	养老送终	35.2

表2 2002年中原青年农民意愿生育数量分布情况表(%)

	0个	1个	2个	3个	4个以上	均值(个)
意愿生育数量 (考虑计划生育政策)	6.8	26.5	62.6	2.5	1.6	1.66
意愿生育数量 (不考虑计划生育政策)	0	21.5	70.1	4.8	3.6	1.93

表3 2002年河南省青年农民意愿生育性别构成情况表(%)

	想要的儿子数量				合计
	0个	1个	2个		
想要的女儿数量	0个	0.1	17.0	1.2	18.3
	1个	7.7	68.4	2.2	78.3
	2个	0.9	0.6	1.9	3.4
合计		8.7	86	5.3	100.0

2. 2007年的调查<sup>②</sup>。2007年的全国社情民意调查看,<sup>[3]</sup>中原农民的养老送终、传宗接代等现实性需求占到50%以上。如果再加上家庭稳定、增加劳动力、家族兴旺、舆论压力和继承财产等现实性需求将占到71.9%(见表4)。精神性需求不高,最重要因素是精神慰藉的比例不到20%。意愿生育数量为1个、2个、3个、4个的比例分别为23.1%、66.7%、8.6%和1.4%,意愿两个孩子比例最高;意愿生育性别上看,想要一儿一女的比例达到57.9%。

### (三) 中原青年农民生育观念的传统与变革

#### 1. 中原青年农民生育观念的传统。养儿防

老、传宗接代是生育需求的最重要方面,现实性需求显著高于精神性需求。生育意愿“儿女双全”特征典型:一儿一女两个孩子。上世纪80年代至今的二十多年来,历经制度变迁、人口转变和社会转型的中原青年农民,其生育观念传统特征并未发生显著变化。生育观念的内核——传宗接代和养老送终没有从根本上被触动。<sup>[4]</sup>

2. 中原青年农民生育观念的变革。中原青年农民生育观念的总体未发生质变,但是生育观念的部分或层次存在量变。从生育需求看,1986年、2002年和2003年,传宗接代和养老送终这两

<sup>①</sup>根据笔者对2002年全国居民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调查原始数据的分析,全国样本量17380,其中河南省居民样本量1128,河南省农村居民样本量680,青年农民(39岁及以下)样本量为374,男女分别占55%和45%。

<sup>②</sup>数据来自郭志仪、张岩于2009年发表在《西北人口》上的论文“河南省居民生育意愿现状分析”。这篇文章没有专门分析青年农民,调查对象91.6%是农业户口,34岁及以下青年占到31%,49岁及以下占到75.5%。

项现实性需求分别占到 89.8%、62.1% 和 53.9%，呈下降趋势，相反，精神性需求呈上升趋势。从生育意愿上看，三次调查的意愿生育数量为一个孩子的比例分别为 13.2%、26.5%、23.1%，意愿生育数量为两个孩子的比例分别为 71.0%、62.6%、66.7%。意愿生育数量为一个孩子的比例大致呈上升趋势，这表明了计划生育政策的效力和中原青年农民生育观念的转变。意愿生育数量为两个孩子的比例先降低后有所反弹，这反映了农民传统生育观念中“儿女双全”意识还根深蒂固。

表 4 2007 年河南省居民的生育需求分布情况表 (%)<sup>[3]</sup>

生育需求	最重要因素	主要因素
精神慰藉	18.4	34.2
养老送终	41.2	66.8
家庭稳定	11.7	50.7
传宗接代	12.7	55.2
增加劳动力	0.8	15.0
家族兴旺	3.7	36.2
顺其自然	9.7	29.7
舆论压力	1.4	6.7
继承财产	0.4	4.7
合计	100.0	——

## 二、中原青年农民生育观念调查分析

2009 年年末，笔者在中原农村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田野调查，研究中原青年农民生育观念的变化与原因。下文在分析调查获得的质性材料的基础上，展开与上述分析的比较研究，以期挖掘务工大潮下中原青年农民生育观念变化原因和发生机制。

### (一) 调查介绍

青年属于生育旺盛人口，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社会转型背景下，青年农民广泛投身到离乡进城的务工大潮中，长时间的非农工作、生活以及务工城市的文化氛围必将影响到他们的观念与行为，生育观念自然也不会例外。2005 年的深圳调查表明，流入城市务工的青年农民的生育观念出现向城市居民靠拢的趋势，比如，期望子女数减少，生育数量意愿与城镇户籍人口无显著差异，生育性别偏好有所弱化，儿子偏好观念的改变要超前于行为的改变。流入城市务工的青年农民生育观念仍比城市居民传统，儿子偏好仍然较强。<sup>[5]</sup>本文假设：城市务工经历会对青年农民生育观念产生影响，城市环境下的工作生活在一定程度上

会改变青年农民形成于村落生活环境中的生育观念。按照距离中心城市由远及近的顺序，结合地理环境类型考虑，笔者选取深山村、丘陵村和平原村三个村落进行实地考察。2009 年 12 月，笔者在豫西地区洛阳市 Y 县的三个村落，做了田野调查和质性访谈，包括入户个案访谈和非入户集体访谈，访谈对象是 30 岁以下的男女青年。城市化对三个村落的青年农民产生了诸多重要影响。村落生活中最为显著的变化是青年农民普遍长期地在外务工。外出务工的青年农民在生产、生活及生育观念上出现了分化。一方面，青年农民外出务工距离存在差别，有的在距离村落较近的县城或者市区务工，有的则到了距离家乡非常远的城市务工。另一方面，从能否最终沉淀在流入城市看，只有少数青年农民融入所务工城市并将家安在了城市，他们的行为和观念都向城市靠拢；大部分青年农民在年纪较大之后回到了农村，他们可能为了结婚生子暂时回家，也有可能是在比较城市和农村生活之后，最终主动回到了农村发展。这两类的青年农民生育观念是不同的，其原因在于两类青年农民外出务工经历、所受城市文化影响和他们最终长久生活的社区环境存在差别。调查发现，三个村落的青年农民生育观念没有显著差别，城市务工经历对青年农民生育观念产生一定影响，他们的生育需求和生育意愿发生了变化，少生、优生的生育意愿和精神性生育需求明显提高。由于大部分青年农民工认为外出去城市务工只是暂时的行为，最后他们还是要返回村落。因此，当青年农民回归村落生活时，受村落社会文化环境和家长的影响，他们仍必须承受传统的压力，也开始自觉或不自觉地回归传统。

### (二) 质性访谈资料

1. 小陈。居丘陵村，男，24 岁，女儿已过周岁，妻子已怀上二胎。他在离家有两三个小时车程的洛阳市区从事电工工作，从没有去过更远的地方务工。他表示，结婚前后、生育前后的生育意愿没有较大变化——都是打算生育一儿一女两个孩子，所以他特别希望妻子即将生育的是个儿子。如果不是儿子的话，会将新出生的女儿送人抱养，然后再继续生育儿子。他认为儿子是必须要有的，儿子价值中传宗接代价值占 50%、养老送终价值占 25%、夫妻感情、家庭幸福和天伦之乐等精神满足占 25%。同时，他认为女儿的传宗接代价值为零。“旁边村子招赘的上门女婿在他

老丈人去世后,孩子们的姓氏全部改成自己的了”女儿养老送终的价值为儿子的一半,满足精神需求的价值也只有儿子的一半。对于儿子和女儿养育成本的认识是儿子要高于女儿,因为“要给儿子盖房子结婚”。他说“农村中农民一定要男孩,如果别人都有儿子而自己没儿子会觉得和别人不一样。”小陈的务工地是在离家不太远的洛阳市区,经常开着自己的摩托车回家。尽管从事非农行业,但是生活重心并没有完全脱离村落,生活世界和内心世界仍受村落文化和父母的深刻影响。生育观念仍保留了传统的一面,儿子偏好很强:如果生了第二个女儿会送人,以便继续生出儿子来。当然,生育观念也存在现代的一面,一儿一女两个孩子是理想型生育结果,这来源于他结合外部政策、村落文化和家庭综合状况的成本——效益的综合考量。

2. 小宋。居深山村,女,23岁,初中毕业,在技校学习两年车工,2003年去广东惠州务工,2008年底回家乡结婚,2009年10月生下一个儿子。她认为自己包括婆婆在内的村里妇女不同。不同的原因:她在广东务工多年,并且在北京也待过半年时间。不同的表现:对很多问题的看法不一样。在是否生育第二个孩子的问题上,她认为,既然医生说了剖腹产后三年内不能生二胎,自己就应该遵照医嘱执行;而婆婆就经常催她再次询问医生“什么时候能再生”、要她赶快再生一个。婆婆和母亲都劝她再生一个:“女娃更好、老了可以有个地方去走动走动,男的话也有两个孩子、孩子们也不会孤单”。然而,她认为“生孩子至少会有两三年的苦要受,生孩子累、时间长、待在家里无聊”。但是,因为在家带儿子的两三个月里面,她经常被婆婆劝说后“自己感觉现在是有60%的可能性再生一个孩子,希望最好是女孩”。她觉得儿子对自己有传宗接代的作用,“自己嫁给了这个男人就有义务为他生个儿子传宗接代”。当她生完孩子并且知道是儿子的那一刻,感觉“如释重负”。她没有想过“老来靠儿子”,没有认为儿子对自己有养儿防老的作用。

她认同婆婆的说法“要过到人前,不能过到后人”<sup>①</sup>。正因如此,她也感到“‘再生一个孩子,最好女孩儿、男孩儿也行’也是有些道理的。人这一辈子总要干件事情,理想是十年内和丈夫

一起在县城里给儿子买套房子”。她痛快地承认:“我们的房子是公公婆婆盖的,我和丈夫也没有能力盖;我们俩以后盖房子也都是为儿子盖的。”她表示自己很不想呆在家里面,非常想“等到孩子一两岁、能走能说”之后就接着外出务工。对于自己能够在外务工的时间长度和务工类型,她想得很清楚“去工厂挣得多,但是人一般熬不到四十岁,年年都有一批十七八岁的小姑娘进场,二十三、四岁的都要陆续回家结婚生孩子,结完婚再回去的也不多。不想再去北京看小超市,挣不到钱、每天都感到空虚无聊。想去昆山务工,每月能收入两千元,但是丈夫在北京国营厂当焊接工、比较稳定,他不想我去昆山,我又不想去北京。他说希望别人帮忙介绍一起去昆山务工,但是这个也不容易,要看机会。”小宋的务工经历比较丰富,自我意识强,很有主见。长期在城市务工让她不太适应农村的生活,生育观念曾经变得很现代“既然已经生了儿子,就不必再费时间、体力和精力再生一个。”可是,在她的潜意识里,城市不是她的归宿,她的家在深山村。同时,村落的生活竞争逻辑和婆婆的“谆谆教导”最终让她的生育观念向传统回归“‘过到人前’需要再生个孩子,女孩儿更好,男孩儿也行”。

3. 小马。居平原村,女,23岁,初中毕业,女儿未满周岁。在洛阳从事过裁缝、做冰糕和学电脑等工作。目前,在Y县县城做零工,同时照顾女儿。丈夫28岁,在邻县务工。她有两个姐妹和一个弟弟,父亲是小学老师,妈妈是农民。务工是她初中毕业后的主要经历。最开始她在当地学习裁缝后去郑州的私人工厂务工,期间被母亲多次催促回家,之后回到县城在私人手工作坊务工,其后又曾经短期去洛阳市区务工,最终还是回到了村里。她的丈夫在外地务工,十多天甚至一个月才能回家一趟,因此,丈夫不在家时她更乐意住在娘家。她的生育理想是一儿一女两个孩子。婆婆和她说过“等两三年再生一个。”她也认同了婆婆的建议,希望第二个孩子最好是个儿子。她姐姐生育了两个儿子,很想要女儿,但是不敢再生了,原因是“万一再是个男孩儿怎么办?”她自称:“如果无法达到生育一儿一女的情况,第二个女儿也舍不得送,第三个孩子再是女儿的话会考虑送给姐姐,能够承受的最多孩子数量是三个。”她

<sup>①</sup>“过到人前,不能过到后人”是“日子要过得比别人好,不能过得比别人差”的意思。

认为自己对于儿子效用的排序是“养老送终 > 传宗接代 > 面子”；而她认为丈夫对儿子效用的认识是“面子 > 传宗接代 > 养老送终”。她指出自己对于孩子的精神性需求和现实性需求的认识是，“现在精神性需求更重，老了现实性需求更重”。小马的务工地没有超出中原地区，基本在家乡附近。她一直受中原文化浸润，较少受到现代城市文化的影响。因此，她的生育观念和丘陵村小陈（男）基本相同：一儿一女两个孩子。而且，小马和小陈的生育行为也相同——均只生育一个一岁左右的女儿。她与丈夫对儿子效用的认知也不一样，体现了性别差异：养老送终是她所最看重的儿子效用，面子和传宗接代是她丈夫所最看重的儿子效用。

4. 小王。居平原村，男，22岁，初中肄业，认为自己属于“奉子成婚”型。他的妻子已经怀孕四个月。初中二年级未上完，他就随着亲戚去洛阳市区务工，随后在山西、陕西、内蒙古、浙江宁波和广东的中山、东莞和深圳务工。期间从事的职业有：建筑工地木工、塑胶厂工人和工厂普通工人，但都是“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干干就都能很熟练地工作”。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他被深圳的工厂辞退后回家。刚回来，他觉得村子里都没有能够呆的地方，“很不想呆，还想出去，但是现在呆惯了。在深圳务工的时候，月收入接近两千元，但是在那边都不够用，自己吃吃喝喝玩玩儿都花掉了”。当年回家结婚也没有多少务工存款收入。17岁时，在广东务工期间，他认识了现在的妻子并与其同居。他认为：“（将胎儿）打掉对女人的身体不好，（所以）没办法只好奉子成婚。”“流产对女人身体不好”是从他和上任女友的经历中得到的经验教训。他认为自己是不想结婚的，但是被父母和老婆及老婆肚子里的孩子逼着必须结婚。他认为“如果只能生一个，还是要男孩儿”。儿子的精神性需求和现实性需求同样重要。理想生育数量的认识是“顶多两个”。他对于时代变迁的认识和感受比较深，“二十年后，可能都不需要子女养老了，政府负责养老；可能以后儿子女儿都有大本事，他们都会对自己养老很有帮助”。小王在外务工近十年，务工范围较大，务工地基本上是经济较发达的城市地区。他的生活方式深受城市影响，爱上网爱聊天。同时，视野较宽，能够认识到“政府负责养老”。虽然他也曾经有过从城市回到村落的不适应，但是很快就无奈

接受了。

### （三）比较分析

从年龄看，小陈、小宋、小马和小王的都是在22岁左右的青年农民，他们都已经或接近完成初育，并且也都正在或计划准备着完成他们的生育意愿：一儿一女两个孩子。他们的相似之处除了年龄之外，务工经历也是显著的相似点。但是，务工经历存在着距离远近之分：小陈（男）、小马（女）的务工地点均没有超出所在的河南省内，小陈甚至没有离开过洛阳；小宋（女）和小王（男）的务工地点则遍布全国，北京、上海和广东均是他们所长期生活工作过的地方。务工距离或者务工城市的区别也反映在他们的生活观念和生育观念之中。去过北京、上海和广东的小宋与小王的生活观念和生育观念更为明显地受到了中原之外的大城市文化的影响，他们更加具备现代意识和自主意识。特别是他们在大城市务工期间更能接受不同于中原文化的大城市文化，也曾经非常期望能够留在大城市、脱离乡村，生育观念中的理想生育数量和意愿生育数量也接近城市的一个，对子女性别的期待也没有像没有离开过中原家乡农村的小陈与小马那么强烈。虽然较长时间务工经历让小宋和小王的生育观念曾经表现得更接近所务工的大城市居民，但是当为完成结婚生育的人生任务回到村落之后，他们的生育观念和生活观念又重新回归村落文化环境与生活逻辑轨道。另外，青年农民生育观念的性别差异也表现在生育需求的不同，女性对孩子的养老送终需求相对较强，而男性对孩子的传宗接代需求相对较强。丘陵村的小陈（女）明确指出“儿子价值中传宗接代价值占50%、养老送终价值占25%，女儿的传宗接代价值为零。”平原村的小马（女）则明确说明“她自己对儿子效用的排序是‘养老送终 > 传宗接代 > 面子’，而她丈夫对儿子效用的排序是‘面子 > 传宗接代 > 养老送终’。”

## 三、结论与展望

现代化进程直接改变了农村生产生活的物理空间环境、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间接影响了农民生育观念与生育行为。社会加速转型进程中，城乡差距是否在减少，这是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从国家层面看，向农村倾斜的惠农补农政策已经极大地改善了农村、农民和农业的状况。从农民群体层面看，城乡差距仍很明显，尤其是城

乡居民的内心世界上的差距仍然存在。正如个案分析中所看到的,在北京、上海和广东等地都务工多年,为生育而回乡的小宋和小王明确表示“刚回家乡不习惯,想回到城市去务工”。

青年农民普遍外出务工的经历使他们亲身体会了城市的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内心世界由农村偏向城市,然而受自身教育水平等条件所限,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城市中都是从事低端的非正规职业,脱离农业劳动从事非农业生产只是年龄较轻时的生命经历,城市的大门对于他们而言还是非常难以跨越。到婚育年龄时,大部分青年农民又都会回乡生育。并不是结完婚生完孩子之后就不会再流入城市,很多二三十岁的农民还会继续外出,像候鸟一样往返于城乡之间。

结婚生育对于女性青年农民的影响更加显著,与男性相比,她们更可能留在农村。婚后,女性青年农民外出务工的机会和流动到城市的可能性都迅速下降。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妇女更多地承担养育子女等家庭责任;二是结婚生育以后的年轻妇女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可替代性相对较高。丘陵村的小宋(女)所说的“工厂里一般熬不到四十岁,年年都有一批十七八岁的小姑娘进厂,二十三四岁的女青年都要陆续回家结婚生孩子,结完婚再回去的都不多”就是这个道理。

现代化与城市化进程让越来越多的青年农民流入城市,浸润在城市的现代精神文明场域中。尽管他们的内心世界、思想观念会发生变化,生育观念也表现出趋向城市居民的态势,但是,只有部分农民能够最终融入城市并最终沉淀在城市中,

为数不少的青年农民将最终回到村落。回归村落的青年农民的生育观念依然会回归村落文化逻辑,青年农民的儿子刚性需求和儿女双全生育偏好就不仅是遵循村落文化逻辑的必然结果,也是他们自身理性的必然选择。

面对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冲击,绝大部分青年农民摆脱了“不离土也不离乡”的传统,被称为“离土又离乡”的往返城乡二元世界的农民工。脱离农业生产和农村物质及精神生活世界,青年农民的意愿生育数量明显减少,儿子偏好程度、传宗接代和养老送终生育需求都在弱化。随着社会转型的加速深化,青年农民的工作非农化、居住非农化趋势会更明显,青年农民生育观念将会向现代城市居民生育观念趋近。

#### [参 考 文 献]

- [1] 顾宝昌. 论生育和生育转变: 数量、时间和性别[J]. 人口研究, 1992 (6).
- [2] 周清扬. “养儿防老”和农村育龄青年生育意愿关系的实际考察与分析[J]. 南方人口, 1986 (4).
- [3] 郭志仪, 张岩. 河南省居民生育意愿现状分析[J]. 西北人口, 2009 (2).
- [4] 周全德. 中原传统生育文化的历史轨迹及现代演变[J]. 学习论坛, 2007 (7).
- [5] 伍海霞, 李树苗, 悦中山. 城镇外来农村流动人口的生育观念与行为分析——来自深圳调查的发现[J]. 人口研究, 2006, (1).

(责任编辑 郑 东)

## The Reproductive Ideology of Young Peasants in Central Plains

——based on Yuxi Fieldwork

Wang Lei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and Labor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 An analysis is made on the reproductive ideology of young peasants in Central Plains based on both 2002 survey conducted by National Family Planning Committee and 2009 fieldwork conducted by author in three villages of Yuxi which is located in west Henan Province. The result shows that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and rural - urban migration, young peasants change their reproductive ideology when they live in cities and their ideology regress when they come back to villages where they were living.

**Key words:** reproductive ideology; young peasants; central plains